

深读·特稿

妻子离开之后,付良全陷入了持久的悲痛。

一家人居住的过渡房虽然很小,但他仍费力地布置,用木板做成两个隔间,房间内各摆着一张床,厨房用品则整齐地码在窄窄的小走廊内。

地震似乎并没有压垮这个矮瘦的中年男人,原本一切会像当地政府在街上宣传的那样“大不了从头再来”,但妻子受不了小儿子去世的心理愧疚,不愿再陪他走下去了。

面对记者,付良全一脸的悲戚,只说:“心里很难受,希望能静一静。”

4月20日,芦山地震,龙门乡是震中。这一天,在芦山县龙门乡青龙场村付家营组,付良全家没有人员伤亡,不过村子的房子差不多都成了危房,为了安全,几乎所有村民都转移到了帐篷里。

住帐篷倒是安全,但配套不完备,全村几百号人不得不去挤仅有的几个临时搭建的简易厕所。

4月26日上午,张支蓉带着5岁的小儿子付思澳冒险回到已经变成危房的家里喂养家禽,在这期间,小澳想上厕所,忙碌着的张支蓉就让他一个人去了。

没想到,余震偏偏在这时来了,天摇地动,小儿子跟着就跌进了自家的厕所里。来不及叫人,张支蓉一下就跳了进去,想把儿子拖上来,但两人都陷在了里面。

等到付良全找到母子俩并送到医院抢救,小澳还是没醒过来,而张支蓉在医院住了好几天,才捡回一条命。

回家后,张支蓉的情绪极不稳定,她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才让小儿子去世,深深的自责让她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

龙门乡开始将付良全夫妇列为心理疏导重点对象和困难救助对象,对他们进行安抚和慰问,宝兴和绵阳的心理医生也先后对张支蓉进行心理疏导。

在亲友和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张支蓉的心情慢慢平复,将悲痛埋在心底,在外人看来,她已经恢复了平静。

紧跟其后的危房拆除让一家人都来不及悲伤。按照灾后重建的工作部署,已成危房的屋子要马上拆掉。夫妻俩又忙碌起来,就像以前在外面工地上干活,自己拉着一个工程队,夫唱妇随,妻子也跟着一起干,忙里忙外,帮着做饭。

于是,付良全一刻也没闲着。夏天要到了,“帐篷住着不舒服”,他开始在自己拆掉的房子边上盖起过渡房,一切都在为未来的生活谋划。

村里震后的生活还很艰难。水源不充足,随处可见写有“水源被污染”的牌子,为了喝水,村



付良全盖起了简易的过渡房。

小儿子死后,张支蓉经常无缘无故就哭起来,心理医生只好重点到她家进行心理疏导。在拆除危房的那几天,邻居们发现这个要强的母亲似乎淡忘了悲伤,但她把情绪全压在了心底,直到6月16日中午,没人知道是在家里还是在儿子坟头上,她饮下整瓶农药。

妻子和儿子死后,付良全大部分时间都把房门锁着,任何对往事的回忆都让他随时受不了。整个芦山的灾后重建在艰难进行,生计面前,这里的每个人都只能把忧伤暂时抛诸脑后。等到他们饭后站起,或者在床上躺下,那股压抑已久的情绪就立刻涌上心头。

在心理专家看来,最难挨的将是地震三个月后,甚至更长的余生。

芦山自杀母亲:

缝不起来的伤痕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民有时候不得不排队。

一些村民现在仍旧住在帐篷里,但更多的村民已经搬出了帐篷,住进了砖木混搭的过渡房。一位村民指着搭建不久的木屋介绍,“每一根木头都是我花钱买来的,屋顶上的瓦,围在木屋边上的篷布也是从外地买来的。”

一切都仰赖自力更生。一个农户坚持不拆自己的危房,因为“房子刚盖好不久,盖房借了不少钱到现在都还没还,孩子要上学,家里有人生病,这都要花钱,房子真拆了,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赚回来。”

地震已经导致地下水层断裂,缺水的情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不得已,村民在原本种水稻的水田里种上了需水较少的

玉米。

6月16日,这是个很普通的日子,距小澳去世已经一个多月了,中午的时候,张支蓉不声不响地灌下了一瓶农药。

村里人连忙将她送到芦山县医院,但由于剂量太大,没能抢救过来。

邻居说,平时张支蓉似乎更宠爱小儿子,不舍得打骂。而她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平时在外打工的时间多,在家跟人闲聊的时间很少,小儿子离开后,她几乎没有出来跟其他人倾诉,而是憋在心里。在一位邻居看来,其实说出来或哭出来会好受一些,“憋着反倒把自己给憋坏了。”

灾后心理干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科院心理所心理专家

吴坎坎表示,心理医生跟需要帮助的人聊一两次不可能就把所有的心理问题全部解决,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不断进行交流和心理陪护。

芦山地震后,中科院心理所一直在龙门乡一所初中驻扎,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当时,他们就关注到了在这里读书的张支蓉的大儿子付思港。

已经失去了母亲和弟弟,心理医生不能去碰触他的伤疤,如果不是熟人,更容易引起他的敌视和反感,于是中科院心理所就通过老师来做工作,以减轻他的抵触情绪,让他更快地受到积极的影响。

对于付良全,更多的是在通过政府方面的慰问来舒缓他的心情,让他平复下来,这同样不

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闲暇时,村民打牌的比之前少多了。下午的时候,妇女们围在一起剥着毛豆,聊着家长里短,有说有笑,但地震仍然是自觉和不自觉的谈论禁区。

大部分时间,付良全都把房门锁着,他一再表示要“静一静、静一静”。

一度,他想过要去陪妻子,但转念一想,如果连自己也走了,那大儿子怎么办?付思港今年中考,但是平时学习成绩一般,估计很难考上高中,他更要为大儿子的未来做好谋划。

再想起妻子,他的眼泪依然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伸出双手,一层厚厚的老茧,他说,这都是外面干体力活留下的,而妻子手上,跟他的一样。

(上接B01版)

已公布的十余篇日记中既有观察体验,又有深入思考,摆摊的经过看起来细节也颇为丰富。据城管部门介绍,这些都是桂文静和杨希在“换位体验”过程中所记。

“看来今天的工作进展不会顺利了。”5月22日的日记中,当前来探班的好友老肖试图与摊贩交流遭遇冷遇后,桂文静有些失落。不过,随后杨希以“小贩”身份顺利地与其他小贩交谈,并获得一些信息,又让他觉得“很开心”。

在小贩王勇(化名)看来多数时候沉默寡言的桂文静,内心其实并没有表面那么平静,他每天除了照料生意外,更多的是在思付如何顺利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

桂文静也并不是一直被动。5月23日,在鲁磨路天桥下,觉得生意不怎么样的他,主动和一个卖眼镜的小伙子聊了天,但很遗憾,这次聊天因为他的城管同事到来执法而被迫中断。

根据日记记录,做城管“工作努力”的桂文静,当小贩也不含糊:当他和杨希发现自己的东西不好卖时,很快就根据行情调整经营方向,由卖发卡变成了卖杯子。

“既然换位思考就要彻底

些,我们也想体验一下攒钱的乐趣。”5月23日的日记中,桂文静显得很轻松。

不被领情的城管体验

其实,在网上曝光那些图片之前,在天桥附近摆摊的小贩王勇,就已经感觉在此处摆摊的那个女的(指杨希)“似乎有些不大对劲”。

“那个卖东西的城管啊,我见过。”6月19日晚,经过一场大雨冲洗,当日37摄氏度的高温余威犹在,武汉洪山区鲁磨路天桥下,王勇给出了“卧底城管”的一些蛛丝马迹。

王勇指了指天桥台阶下口处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大约一个月前,确实有一男一女在此摆摊卖小东西。他对桂文静没多大印象,但对杨希印象比较深:“摆摊时间不长,也就几天的样子。”

“女的好像还跟别人聊过天。”王勇说,他感觉“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女的”。

说起城管来,尽管在此摆摊才三四月时间,但王勇依然滔滔不绝。他坦言,小贩面对城管,第一反应基本都是“赶快跑”。

“不跑就等着东西被收吧。”

王勇笑着说,今年以来,他的东西被收过不止一次,“如果东西值钱就去城管局交300块钱,如果不到这个价,就当扔了。”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来说,不怕刮风下雨,最怕城管来查。”旁边一名在此地摆摊超过两年的小贩对此深有体会,“我们摆摊是为了自己的饭碗,城管不让摆摊是为了他的饭碗,二者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就算城管卧底了解了我们的生存状况,又能怎么样?”王勇反问,他认为从媒体报道的来看,两名城管日记所记录的东西其实“很浅显”: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些情况根本不用想都能知道。

对于官方表达的“卧底体验以求改进工作”的说法,小贩坦言不抱多少希望,“你看,那些卖水果的车一天到晚就停在路边,典型的占道经营吧?你都卧底了,人家还不照样卖啊!”

至于原因,王勇笑着用手比划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亟待破题的城市管理

其实,对于此次武汉城管卧底事件,质疑声一直没有间断。人民网的舆情分析认为,这

次武汉城管利用微博及时应对网民质疑,与网民进行互动的做法“可圈可点,很值得全国相关部门借鉴”。

6月18日新闻发布会后,武汉城管宣传负责人那句“干啥都说作秀,让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的抱怨,也博取了不少同情。

有网民“淡定”认为,如果是换位思考更能提高管理水平,实行人性化管理。支持!

作为同行,长期活跃于微博上的南京城管赵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靠卧底、体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城管的问题,最终只能靠制度的改革,而不是这种作秀式的宣传。

“如果真心想了解小贩的难处,方法很多,比如最近内蒙古扎兰屯市城管局局长祁国君把部分小贩邀请到城管局座谈交心,解决实际困难,效果更好。”中国城市管理协会会长、城市管理学者罗亚蒙在微博中写道。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政府过度管理的问题。

“到底该管什么、管到什么程度,现在没有统一的标准。”按照赵阳的看法,目前我国城管制

度中,很大的缺陷是城管执法缺乏标准,“摆摊究竟允许不允许,没有国家标准,很多时候只是地方政府说了算。”

这一问题涉及市政的方方面面,不是城管局一个部门所能解决,更不是“卧底体验”就能解决的。

赵阳认为,所谓城管卧底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这种方式也无法推广。“再结合武汉城管此前一系列的创新表现,很明显是在作秀。”赵阳说。

“不管你卧底不卧底,只希望给我们的空间能再多一点。”6月21日晚,鲁磨路天桥下摆摊的一名小贩拿起一个包装盒,看了看不远处身着白色制服的人,嘴里嘟囔着说。

对日记的质疑也接踵而来:“为何不把全部日记都公布,而只是有选择性地公开一部分?”日记中从头到尾用一支笔写,记录的天气和当天实际天气不符等细节性问题,都难免让人生疑。

虽然洪山城管以“担心影响其他城管局工作”为由拒绝公布全部日记,但还是有网友提出疑问:“难不成害怕全部公布了,会有什么露馅?”